

## 故乡的雨

江南的春天素称多雨，一落就是七八天。住在上海的人们，平日既感不到雨的需要，一旦下雨，天气是那么阴沉，谁也耐不住闷在狭小的家里。可是跑到外面，没有山，没有湖，也没有经雨的嫩绿的叶子，一切都不及晴天好；有时阔人的汽车从你身旁驰过，还得带一身泥污回来。

记得六七年前初来上海读书，校里的功课特别忙，往往自修到午夜；那年偏又多雨，淅淅沥沥，打窗飘瓦，常常扰乱我看书的情绪。我虽然不像岂明老人那样额其斋曰：“苦雨”，天天坐在里面嘘气，但也的确有点“深恶而痛绝之”的念头。

可是这种事情只在上海才会有。少时留居家乡，当春雨像鹅毛般落着的时候，登楼眺望，远处的山色被一片烟雨笼住，村落恍惚，若有若无，雨

中的原野新鲜而又幽静，使人不易忘怀！尤其可爱的是夜间。不知哪一年春天，我和两个同伴，摇着小船到十里外一个镇上看社戏，完场已是午夜，归途遇雨，船在河塘中缓缓前进，灯火暗到辨不出人面，船身擦着河岸新生的茅草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雨打乌篷，悠扬疾徐，如听音乐，如闻节拍，和着同伴们土著的歌谣，“河桥风雨夜推篷”，真够使人神往。

这几年投荒到都市，每值淫雨，听着滞涩枯燥的调子，回念故乡景色，觉得连雨声也变了。人事的变迁，更何待说呢！

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

## 种在诬蔑里的决心

路边的小草悄悄地发了芽，随着时序，又悄悄地枯去了，这不过是跟着自然的法则在荣枯，说起来，毫不足奇。然而，即使是这样平庸的生息，这样不被注意的一根小草吧，对于受过它的荫覆的虫蚁，这变故却是一种悲哀——深切而不易于退去的悲哀。

我的对于死去的父亲，那哀念，也正如虫蚁之于小草，虽不足取，但于自己是深切的。他活得平庸，也死得平庸，泥土一盖上身，人们就把他从记忆里撵出，忘掉了，只有我还时时想起，又因这想起而苦恼，而悲哀，而至于无法摆脱。

用来抵抗这无法摆脱的，我就只有写一点，写出那最使我怀念的一点来——

我们有一种古老的意思，以为搨锄头柄人家的子弟，不需要多读书，因为那命运注定是种田

坏。受了世俗观念播弄的父亲，只在私塾里念了两年书，所读的是什么呢？我不清楚，从他后来的谈话揣测起来，大概是《百家姓》和《幼学琼林》吧，但说不定，说得定的，是他的对于失学的懊恨。他做的事太多，识的字太少了。每次当我看见他提起笔，颤巍巍地在纸上签名的时候，那脸色，总是非常黯淡，我明白：他的心是痛苦的。

这痛苦使他有了最大的决心。

我们村里虽然没有巨富之家，但小康是有的，高墙头，小老婆，鸦片烟枪，一件不少，只是找不出一个中学生。有钱人家的子弟，小学毕了业，就被送到钱庄里，南货店里，当学徒去了。贫穷的呢，留在乡下，是种田坯。

我也是种田坯之一。从我应该念书的时候起，家道更不如前了，按例，连进学校的福分也没有。但是父亲的决心，终于打破了那习惯，我不但进了学校，和富家子弟坐在一起，而且一年一年念下去，好像在和他们比赛似的。

对于绅士们，这也真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吧，因此招来了普遍的不满。而填补这不满的，是冷嘲和诬蔑，有一回，一个绅士甚至得意地说：

“连粪缸基地也卖把我了，还给读书，死不觉悟！”

在乡下，穷到卖田卖屋，一定会被看成没有出息，但还不足为奇，只有粪缸基地是不能卖的，一卖，这就把子孙的根基也卖掉了，据说后代就不会“发”。那位绅士的舌头，是尖成两叉的，他诬蔑了我的父亲，也断定了我的前途。说得那么肯定，不久，就纷纷传开去，连祖母和母亲也怀疑起来。以侮辱还侮辱，对于绅士们，父亲是决不宽容的，也不因谣言而灰心。我仍旧读着书。

然而穷人而要读书，毕竟还是一件大罪案。可恨我又没有使自己变成小孩的法术，竟一年一年长大起来，长大而犹读书，好像脸上给刺了字，更加见不得人了。

有一次，父亲带我到一个本家去拜年，这本家和父亲很相得，对于我的读书问题，从来没有当面反对过，自然，腹非一定是早已腹非了的，也许因为腹非得太久的缘故吧，这一回，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明明是知道我的年纪的，一见面就问道：

“长得多高大呀！像成人呢，几岁了？”

我一看来势不妙，低下头，一声不响。父亲回

答道：“十四岁了！”

“真快！真快！我家阿强是十六岁成家的。  
你的……嗨嗨！还在念书。”

“唔！”父亲含糊地答了一声。

“你到底预备给他干什么呢？这样下去，人家会笑话的！”这真是单刀直入。他说完了，拼命吸着水烟，仿佛水烟筒里出了妖孽似的。

“我看，还是让找一着生意吧，三年学满，也可以有三五元钱一月，饭总可以吃人家的喽，还不要出学费。嗨！你真傻！现在是民国了呀，难道还想他读书赶考吗？况且，你家是世代种田的！嗨嗨！”

这“嗨嗨”颇有效力，父亲知道我不能再耽在乡下了，距高小毕业还差半年，就摒挡些钱，让我转学到上海去，从此离开了故乡，离开了冷嘲和诬蔑。但我的父亲所受的，一定比先前更多，更厉害。

在上海过了一年，到得一九二八年春天，我就决定不再念书了。每天躲在家里，算算开学的日子近起来，我的心越是悲苦，但一点也没有法子想。开学了，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我完全绝望了。

学校写信来问我为什么不再去读书，因为不愿意说出原因，就推说身体不好，不能再用功。

几天以后，得到上海方面一个远房亲戚的通知，说是有个工作可以为我介绍，连忙出来，不料机会已经错过，那位亲戚对父亲说：

“还是让他继续读书吧 我可以供给膳宿的。”

父亲立刻答应了，一面就计划怎样来酬谢他。我又进了那个学校，无条件的取消了不能用功的前言。

为了要筹措这几年学费，父亲卖去了仅有的几亩田，欠了不少债，受尽绅士们的非难轻蔑。等到我自己私下找到职业，坚决表示不再读书的时候，他已经因为经济的逼迫，神经失常。三年后，带着诬蔑和冷嘲，默默地死去了。

我先后读了十年书，仿佛犯了弥天大罪，辱没了祖宗似的，使绅士们不平了小半世。奴隶的命运竟是这样不容易摆脱的！我看见了周围的压迫、侮辱、剥削。看见了冷嘲和诬蔑，但是，也看见了种在这诬蔑里的决心，我是受着这决心的荫庇长大起来的。

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

## 学 贾

两三年来我很想专心学贾，“薄文人而不为”，结果却一无所得，使白发的老母终日为生活愁伤，想起来不免暗暗叹息。我之不能成为商人，正如至今还算不了文人一样，原是十分自然的。以家世论，我的父亲下过田，祖父是十足的农人，推而至于曾祖高祖，也莫不以庄稼务生，躬耕力作，视虚言和浮华为可耻。所以家里没有一本藏书，也寻不出一张算盘，从大门到堂屋，一连串放着犁耙、锄头、簸箕、篾筐、谷箩、稻桶、风箱和石臼，大门厢是牛房，院子里养的鸡鸭，满地污矢，一上来很难插下脚去。自然，这是颇不雅观的，然而务合生产，使物尽其用，却是农民的真正本色。

我没有见到祖父，他在我出生两年前已经去世。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，父亲也很快不再下

田，有时还穿上长衣，成为同伙道里的“要人”。修桥的时候他做头；导河的时候他监工；兴学的时候他募款，推而至于社戏庙会，事无大小，可总有他的份。白天里赶东赶西，忙着所谓“公益”的事情，直到二更向后，这才打着灯笼，和几个同伙的邻居一起回家，叫开几家合用的大门，他怕惊醒整日辛劳的母亲，用手指顶住通向内室的窗櫺，从窗槛里跳入，蹑着足进房，不声不响的睡下了。第二天一早又出去。有一次，母亲带笑埋怨道：

“这样暗里来暗里去，哪里像个正式的夫妻！”

然而父亲又实在忙。地方的“义务”以外，他还不自量力地跟绅士们合股开过碾米厂，好几次都失败，主意却总是不改变。偶尔往田畝里巡一转，高卷起裤管，仿佛怕碰上污泥似的，他就这样渐渐地和土地隔阂了。直到后来，我之终于投身都市，也正是这种隔阂招来的结果。

时间是会来复的吗？

倘言学贾，这已是双重的失败，我是连青春的财富也都亏尽输光了。然而钱货不能幸致，童年

却终可忆念：每到春天，小屋子关不住我的心，那时便和父亲一样，大清早出门，独自奔向广阔的田野，然而我没有“义务”，也不为“公益”，倒往往是出于个人的欲望，想从地母的怀里取得一点什么。最普通的是荠菜和马兰。马兰叶似辣蓼，荠菜又名花脸菜，花脸云者，就是小丑——乡下戏文里不可缺少的逗人发笑的角色，以之名菜，除了瓣形略如镂花之外，颇带一点普遍和轻贱的意思。我所常剪的就是这两种。

三月三，  
蚂蜂上灶山，  
荠菜过时挑马兰。

蚂蜂即蚂蚁，挑是剪的意思，是我们乡下的土话。祖母最喜野菜，一看见满篮子提了回来，也就一面笑一面唱道：

荠菜开花碎唠嘈，  
为人在世气难淘。

什么又是气难淘呢，我没有深究含义 只要叫得口顺，也便跟着唱了起来。按诸年龄 虽然颇不合适，但这是别人的创作，并非故意的老气横秋——如有些“少爷文学家”<sup>①</sup>之所为。我希望不至于被牵丝攀藤的拉扯到。

荠菜马兰头之外，田园里还有肥嫩的杞子脑 鲜红的覆盆子，紫云英开着小花，望去像一片海——绿色的和紫色的海。偶尔也有白色的，据说可以入药，却比较的难遇到。及等这些和金花菜同被耕去，作为肥料，翻入底层，田里大约积了水。此后便是蛙的世界，螺的世界，鳝和泥鳅的世界了。

我不喜欢蛙，以为它的模样儿过于浮夸，对其同族蛤蟆和遗族蝌蚪更无好感。每见城市小孩蹲集街头，拥挤着购买五线谱上黑音符似的小虫，不免暗暗好笑：这样的童年是贫乏的。到乡村去，听一听水田里的它们的声音吧，在黄昏或者清晨的时候。

当时有人从抗日阵营投向敌伪方面，年纪很轻，却写着老气横秋的文章 大家称他“少爷文学家”。

——咯咯咯，咯咯咯！

叫声一无变化，然而时起时落，远远听去，却也悠闲有致，这是蛙类最可称道的本领。吞食害虫之类是别一回事，并不在童稚的感觉之内的。我不知道虫鱼的不能发声，究竟是悲哀还是幸福，这在能言的人类却是一种虐政。因此想到青蛙时就不免为田螺叹息，它在水涡里默默地巡蜒，静静地守候，将生命交给时间，这可怜的东西在期待什么呢？

——躲在小小的壳里你期待什么啊！

期待河蚌壳里的美女？这有点荒唐，而且并不比浮夸好。我于是颇不满意。长竹竿头缚上个小袋，用铅丝撑住口，往泥淖里只一撂，它便翻个筋头，毫无抵抗地落入网中了。为要打击藏在硬壳里的妄想，我摔碎它，带回家里喂饲黄毛小鸭去。

小鸭唧唧地啜着，满意地点着头。

有时这命运也落到鳝和泥鳅的身上。

就宗教立场说，我知道杀生是残酷的，然而试一回顾，谁的一生里不充满着这样的故事？“恶之欲其死”，直截了当，原也无话可说，可怕的倒

是别样的事实：为了爱，反而剥夺了所爱者的生命，这才是莫大的悲哀。世上真有忏悔，想来一定是从这里出发的吧。

我能没有这样的回顾吗？

人事过于痛苦，我不如忘却，再来回到草木虫鱼吧。花草中我喜欢木本的，尤爱果树；水族里则是鲫鱼和螃蟹。这还是农民的血统在作怪，颇有一点功利主义的倾向。捉过鳝和泥鳅之后，正是垂钓的季节，钓固不同于捉，不至于弄得满身淤泥了。然而一要经验，二需耐心，为了讲究舒服，远不如吃饭睡觉之容易，又兼费手脚的劳力。

不过倘求兴趣，却总得向劳力发掘的。

江南原是水乡，曲港流水，小桥人家，到处是河流和池塘，只要是河流和池塘，又随地可以放下钓丝去。鲫鱼栖于深水，夏天垂钓，宜乘早凉，东方刚一发白，我就一骨碌爬起身来，带着钓竿和网兜，匆匆的奔向塘边了。先是看定位置，撒下碎米，然后加上饵——大抵是蚯蚓或年糕，慢条斯理的钓起来。这种时候，倘有相好共话，自然是非常幸福的，契诃夫的小说《坏孩子》里就有动人的场面。可惜其时我还年少，找不到可以算作

情人的对手，生活十分平凡，实在太不“浪漫谛克”了。

然而我由衷的喜欢这样的生活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就爱独处，不愿意和别人去厮混。我的朋友大都是些不能发言的东西：花咧，草咧，石咧，水咧，还有鱼——自然，那是指的不抽板烟的一种。

我就这么的钓上一早晨，通常是七八条，手掌那么大。带回家去，一，可以佐膳馐，二呢，养在缸里防腐水，当然也为了供玩赏，而且我还以为它比金鱼好，主要是泼刺。

泼刺，是可喜的，不幸这已是回忆，我不如不说吧。现在是连蛆虫也在自诩伟大的时代，学贾尚且失败，我大概只能捉泥鳅，拾螺蛳，重回水乡，再去和鱼蟹为伍了。

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

曾经在《现代》上写过一些较好的诗的路易士，这时编辑《诗领土》月刊出版《三十前集》在其同伴吹捧下诗歌倾向愈趋极端不可理解。写了许多关于鱼的诗，至有“抽板烟的鱼”等名句，人称“诗鱼”。

## 以虫鸣秋

一年四季 我现在喜欢的是春天。

说是现在，因为这是近来才有的感觉。年纪过了三十，却忽然喜欢春天，喜欢红色，喜欢和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打交道，究竟是生命的活力突然转强，抑是预感衰退，遂不免起了依恋之情呢？我自己也无法回答。不过，倘在十几年前，或者溯而上之，倘在二十年前，情形就和眼前的不一样。尽管年轻好弄，跳跳蹦蹦，脱不了孩子的脾气，但以季节而论，我爱的却是雁来以后的秋天。

我爱秋天的淡泊和明远。

十几年前，那时候我在一个中学校里念书，每周只上五天课，两天半是中文，两天半是英文。课余多暇，自己就学些做诗填词之类的勾当。诗词，按照中国的老例，是必须从多读入手的，因此也翻翻前人的集子，希望从那里得到些许的影

响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这是闲适；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这是苍凉；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这是悒郁和惆怅。童稚何知，然而面临萧索，想起来也不免为之惘然。中国的诗人对于这点是特别敏感的，我虽然三不像——学稼、学贾、学书都不够格，每逢提笔，却也无法抵御秋意的来袭。

诗词，它让我看到春青背后的红叶。

不过我的真正爱好秋天，却远在能读这些诗词之前，少说也该有二十个年头了。那时候，天地似乎比现在阔大，山河似乎比现在年轻，而生活，当然也比现在有意义——即使是最小的虫蚁吧，我也觉得十分可亲，它们仿佛都能说话，用的是一种歌唱的调子。说得最为悦耳的自然还是秋虫。

我因此渴望着西风的起来。

炎夏向尽，梧桐已开始落叶，街头树间，时而传来一阵刺耳的繁音，“知了，知了”，叫声较为噪厉的是唧螿，“乌有，乌有”的是螳螂。中国的文人是最喜欢代人立言的，有时候也代物——著名的如禽言，并且还及于昆虫。刘同人《帝京景

略》里说：“三伏鸣者，声躁以急，如曰伏天伏天；入秋而凉，鸣则凄短，如曰秋凉秋凉。”他以为蝉蛸呼候，所叫的常是当前的时令。这和《灵物志》里说在芜荑下种的时候，农夫们欲使抽芽，必须口说秽语一样，全是以人拟物的幻想，说来荒谬，却也颇饶一点风土的趣味。

螂螳身长寸许，螳螂背作绿色，双翅一律透明，这两种，我们乡下都没有。蝉类种色繁多，我在年轻时常见的是叫做蚱蜢的一种，它没有螂螳的长大，又不及螳螂的美丽，只有叫声较为清越。不过一捉到笼里，也就默尔而息，再不发些许的音响，第二天随即僵死了。我同情沉默，却又以它的决不再鸣为可惜。

为什么呢？

我自己也有点回答不上来。

以彼时的年龄而论，大概总不会有什么牵涉国家大事的社会观念，却以为倔强是可爱的，因此也不想再去触犯它，遂使翻瓦砾的时间多过于拿竹竿。农民的血统让人和泥土接近，天堂于我生疏，我所追求的乃是人间的坚实。

于是就开始翻瓦砾，多半是在屋后的安园里。